

基督山恩仇记

(三)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

ALEXANDRE DUMAS WORKS

插图珍藏版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法)大仲马(Dumas, A.)著;李玉民、陈筱卿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1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5407-6632-0

I. ①基… II. ①大… ②李…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799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51.25 字数:89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0 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第三册 目录

- 803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 816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 827 第五十九章 遗嘱
- 837 第六十章 快报
- 848 第六十一章 治睡鼠偷桃之法
- 860 第六十二章 幽灵
- 871 第六十三章 晚宴
- 885 第六十四章 乞丐
- 897 第六十五章 夫妻争吵
- 908 第六十六章 婚事
- 920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 933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 944 第六十九章 调查
- 957 第七十章 舞会
- 969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 976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朗夫人

990	第七十三章	诺言
1024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1037	第七十五章	神秘的记录
1053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1067	第七十七章	海蒂
1095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来信
1118	第七十九章	柠檬汁
1133	第八十章	指控
1142	第八十一章	歇业的面包铺老板房间
1166	第八十二章	夜盗
1184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1192	第八十四章	博尚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还得请读者跟随我们，回到与德·维尔福先生府邸相毗邻的苜蓿园，在栗树繁枝茂叶掩映的铁栅门外，再看见几位熟悉的人物。

这次，马克西米连先到了，他眼睛贴在隔板缝上窥视花园，守望树木间一个倩影，捕捉缎鞋踏着沙径的沙沙声。

久盼的沙沙声响终于传来，但轻盈而来的不是一个，却是两个丽影。只因丹格拉尔夫人和欧仁妮来作客，逗留时间拖长，瓦朗蒂娜眼看过了约会时间，为了不失约，她便提议跟丹格拉尔小姐到花园散步，好让马克西米连明白，令他焦急等待不是她的过错，而是别有情由。

年轻人自有恋人那种特殊的直觉，当即就全明白了，悬念的心也终于落下来。瓦朗蒂娜说话的声音，虽然传不到马克西米连的耳畔，但是她有意引路，在马克西米连的视线内走来走去，每次经过铁栅门时，就投去一瞥，既不让女伴察觉，又能让门外的年轻人接收到，用这种目光告诉他：

“要耐心些，朋友，您看到了，这根本不怪我。”

马克西米连确也十分耐心，等待中便从容地比较两位姑娘的仪容：一位是金发女郎，目光沉郁，腰姿曼妙，宛如一株柔美的柳树；另一位棕发女郎，眼神高傲，身材挺拔，恰似一棵白杨。两个天生迥异的丽质，相比的结果自不待言，至少在这年轻人的心目中，瓦朗蒂娜占了绝对优势。

这样的散步持续了半小时，两位姑娘这才离去。马克西米连明白，丹格拉尔夫人这次拜访该结束了。



瓦朗蒂娜有意引路，在马克西米连的视线内走来走去。

不大工夫，瓦朗蒂娜果然又单独来了。她返回花园时，怕惹人注意，便走得很慢，也没有径直走向铁栅门，而是若无其事地察看每一处茂密的叶丛，探询每一条小径的尽头，又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这种种防范实施之后，她才跑向铁栅门。

“您好，瓦朗蒂娜。”一个声音说道。

“您好，马克西米连，让您久等了，但是您也看清什么原因了吧？”

“不错，我认出了丹格拉尔小姐，我原以为，您同那位小姐的关系没

有这么亲密。”

“谁告诉您说，我们的关系亲密了，马克西米连？”

“没人告诉，但是我觉得，你们挽着手臂的样子，谈得那么投机，就表明了这一点：你们真像寄宿学校的两个女生在说悄悄话。”

“刚才我们确实在说悄悄话，”瓦朗蒂娜又说道，“她向我诉说她多么憎恶同德·莫尔塞夫先生结婚，而我也向她坦言，我把嫁给德·埃皮奈先生视为一生的不幸。”

“亲爱的瓦朗蒂娜！”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年轻姑娘继续说道，“您看到了我和欧仁妮谈得那么投机的表象，其实呢，我嘴上讲那个我不可能爱的男人时，心中在想着我爱的男人。”

“您身上样样都那么好，瓦朗蒂娜，而且还有一样，是丹格拉小姐永远也不会具备的，就是女性的难以描摹的魅力。女性有这种魅力，就像花散发芬芳，水果吃着甜美一样。因为，一朵花仅仅美丽还不够，一个水果仅仅好看也还不够。”

“您是出于爱，看事情才会这样，马克西米连。”

“不是的，瓦朗蒂娜，我向您发誓。对了，刚才我就观察你们二人，我以人格保证，我承认丹格拉小姐相貌很美，但是我难以理解哪个男人会爱上她。”

“这是因为有我在场，正如我对您讲的，马克西米连，有我在场，您就变得不公正了。”

“不是的……不过，您说说看……一个问题，纯粹出于好奇……是从我对丹格拉小姐所形成的某些看法中产生的。”

“哼！一准是些不公正的看法，不问我也知道。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子，要让你们男人评价，就别指望会得到宽容。”

“就不说男人评价，你们女人彼此就那么公正吗？”

“那是因为我们在评价中，几乎总带有强烈的感情。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来吧。”

“丹格拉尔小姐是不是爱上了什么人，才怕同德·莫尔塞夫先生结婚呢？”

“马克西米连，我对您说过，我并不是欧仁妮的朋友。”

“噢！我的上帝！”莫雷尔叹道，“姑娘之间，不是朋友，却可以推心置腹。您就承认吧，这方面的事儿您问过她。哈！我看见您笑了。”

“果真如此，马克西米连，咱们之间还要这木板墙做什么。”

“说说看，她对您讲了什么？”

“她对我讲，她不爱任何人，”瓦朗蒂娜回答，“她憎恶结婚，过独立自由的生活才是她莫大的快乐，她几乎渴望她父亲倾家荡产，她就可以像她朋友路易丝·达米利小姐那样，成为艺术家。”

“唔！您瞧！”

“可是，这能证明什么？”

“什么也不能证明。”马克西米连笑着回答。

“那么，”瓦朗蒂娜又问道，“您怎么也笑了？”

“哈！”马克西米连说道，“您瞧瞧，瓦朗蒂娜，您不是也往外看嘛。”

“您愿意我走远点儿吗？”

“哦，不！决不要！好了，还是谈谈您吧。”

“唔！对，真的，咱们在一起，也只能待十分钟。”

“上帝啊！”马克西米连不禁沮丧地嚷了一声。

“是啊，马克西米连，您呼上帝是对的，”瓦朗蒂娜忧伤地说道，“您交了一个可怜的朋友。我让您过的这是什么生活呀，可怜的马克西米连，您完全具备条件应该得到幸福！请相信我，我一直在痛苦地自责。”

“真的，瓦朗蒂娜，您又何必呢？如果这样我就觉得幸福，如果这种永无休止的等待，在我看来得到了报偿，即能见到您五分钟，能听您说上两句话，而且永远坚信，上帝从未创造出像我们这样相投的两颗心，也从未把两颗心近乎神奇地结合起来，绝不再拆开。”

“好吧，谢谢，马克西米连，希望吧，为我们二人，这会使我感到半喜。”

“您又出什么事儿了，瓦朗蒂娜，怎么如此匆忙离开我？”

“我也不知道，是德·维尔福夫人派人来要我去见她，说是要告诉我有关我的一份遗产的事。上帝呀！唉！我太富有了，让他们把我的财产拿走吧，然后让我安静，给我自由。我就是穷了，您也会照样爱我吧，对不对，莫雷尔？”

“对！我永远爱您。富有还是穷困，对我又算得什么，只要我的瓦朗蒂娜能在我的身边，让我确信不会被任何人夺走！不过，这次要告诉您的事，瓦朗蒂娜，您就不担心会涉及您的婚事吗？”

“我认为不会。”

“然而，请听我说，瓦朗蒂娜，您不必惊慌，要知道，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属于另一个女人。”

“您以为这么说，就能让我心安了吗，马克西米连？”

“对不起！您说得对，我真是粗鲁的人。好吧，我是想告诉您，有一天，我遇见了德·莫尔塞夫先生。”

“怎么样呢？”

“弗朗兹先生是他的好友，这您也知道。”

“知道，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他收到弗朗兹一封信，信上告诉他近期返回。”

瓦朗蒂娜顿时面失血色，手扶住铁栅门。

“噢！上帝啊！”她说道，“假如是这事儿！不会，这事儿不可能由德·维尔福夫人来告诉我。”

“这是何故？”

“何故……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出，德·维尔福夫人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但是并不赞成这门亲事。”

“那好哇，真的，瓦朗蒂娜，我觉得我会十分赞赏她的，那位德·维尔福夫人。”

“哎！马克西米连，别忙着说这话。”瓦朗蒂娜苦笑一下，说道。

“她既然反对这门亲事，哪怕只是为了使其中断，那么有别人提亲，

她也许会听进去。”

“您绝不要这样想，马克西米连，德·维尔福夫人反对的不是男方，而是结婚。”

“什么！反对结婚！她如此憎恶结婚，为什么自己还要结婚呢？”

“您没有听明白我的话，马克西米连。事情是这样：一年前，我提出要进修道院，她虽然认为应当劝阻几句，但还是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就连我父亲也同意了，我能肯定是受了她的怂恿；只有我那可怜的祖父执意不放，才把我挽留住。可怜的老人，他在这世上只爱我一个人，而且在这世上，也只有我爱他，如果这是一句亵渎神明的话，还请上帝饶恕。马克西米连，您想象不出，那可怜的老人当时的眼神。他得知我的决定时，定睛看我的样子，那眼神里包含多少责备，既无哀怨，也无叹息，从木然不动的面颊静静滚下的眼泪中，又包含多少痛苦绝望！唉！马克西米连，我当时的感觉，类似一阵愧疚，于是我扑到他的脚下，对他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爷爷！由别人怎么对待我吧，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您。’他听了这话，便仰望苍天！……马克西米连，我可能要吃很多苦头，不过我爷爷的那种目光，事先就补偿了我要遭受的痛苦。”

“亲爱的瓦朗蒂娜！您是一位天使，我真不知道自己有何德能，值得您向我推心置腹，须知我曾挥着战刀，在贝督因人中间左杀右砍，除非上帝认定他们是异教徒，我的行为才有情有原。总之，瓦朗蒂娜，说说看，如果您不结婚，德·维尔福夫人又有什么利可图呢？”

“刚才您不是听见我对您说了，马克西米连，我太富有了吗？我从母亲名下继承了五万利弗尔年金；我的外祖父母，德·圣-梅朗侯爵夫妇，给我留下的财产，大约也有这个数目；而我祖父，努瓦蒂埃先生，也显然打算指定我为他的唯一继承人。结果同我一比，我弟弟爱德华就太穷了，他从德·维尔福夫人那里继承不到一点财产。可是，德·维尔福夫人把这孩子当作心头肉，溺爱到极点。如果我去当了修女，我的财产就全部集中到我父亲名下，他从侯爵和侯爵夫人，以及从我这里继承的财产，最后就全部落到她儿子手中。”

“噢！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子，居然如此贪心，真是不可思议！”

“要注意，马克西米连，她绝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儿子；在她身上，您所指责的这一缺点，从母爱的角度看，就近乎一种美德了。”

“这么着，瓦朗蒂娜，”莫雷尔又说道，“假如您的财产，让给她儿子一部分呢？”

“这种建议，以什么办法提出来呢？”瓦朗蒂娜答道，“尤其向一个总把不图私利挂在口头上的女人。”

“瓦朗蒂娜，我这份爱对我始终是神圣的，我就像对待一切神圣事物那样，用我虔诚的轻纱将它覆盖，并且珍藏在我心中。因此，我的这份爱无人知晓，我妹妹也不例外，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现在，瓦朗蒂娜，您能允许我告诉一位朋友吗？”

瓦朗蒂娜不禁浑身一抖。

“一位朋友？”她说道。“噢！我的上帝！马克西米连，我一听您这么讲，心里就发抖！告诉一位朋友？这朋友究竟是谁呀？”

“听我说，瓦朗蒂娜，您有没有过这种情形？您不可抑制地对一个人产生好感，虽然初次见面，却觉得认识很久了，您就在心里反复寻思，究竟在哪里，什么时候见过他，您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来何时何地，最终您就只好认为是在前世相识的，而这种好感，也仅仅是从沉睡中醒来的一种记忆！”

“我有过。”

“那好，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非凡的人，就是这种感觉。”

“非凡的人？”

“对。”

“看来您认识他很久啦？”

“才有八九天，十来天的工夫。”

“对一个才认识八九天的人，您就称为朋友？唉！马克西米连，朋友这个美好的名称，我还以为您不会轻易使用呢？”

“在逻辑上您是对的，瓦朗蒂娜。但是，随您怎么说，什么也不可能

使我否认这种本能的感觉。我相信,这个人同我今后所有幸运的事相关联,那种前景,他的深邃目光似乎已经看到,他的有力的手似乎在掌控。”

“难道他未卜先知?”瓦朗蒂娜微笑道。

“真的,”马克西米连答道,“我常常不由得不相信他能预测……尤其幸运的事。”

“哦!”瓦朗蒂娜忧伤地说道,“引我见见这个人吧,马克西米连,让他告诉我,将来我所得到的爱,是否能足以补偿我所经受的痛苦。”

“可怜的朋友!您认识他呀!”

“我认识?”

“对呀,他就是救了您继母和弟弟性命的那个人。”

“德·基督山伯爵?”

“正是他。”

“噢!”瓦朗蒂娜高声说道,“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他同我继母的交情太深了。”

“伯爵,同您继母交情深,瓦朗蒂娜?我的直觉不会错到这种地步,肯定是您误解了。”

“哎!您哪里知道,马克西米连!现在主宰这个家的,不再是爱德华,而是伯爵了:大家都追捧他,德·维尔福夫人认为他博学,是人类知识的活词典;我父亲也赞赏,请听明白了,也赞赏他,说是从未听人如此雄辩,阐述如此高深的思想;爱德华则把伯爵当成崇拜的偶像,他虽然害怕伯爵那双乌黑的大眼睛,但是一看见他到来,就立刻跑上前去,掰开他的手,总能发现一件美妙的玩具。德·基督山先生在这里,就不是在我父亲家中,也不是在德·维尔福夫人家中,德·基督山先生是在他自己家中。”

“那么,亲爱的瓦朗蒂娜,事情果真像您说的这样,您就一定感觉到,或者很快会感觉到他出面的影响力。他在意大利遇见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就把伯爵从强盗手中解救出来;他见到丹格拉尔夫人,就送给他一件极贵重的礼物;您的继母和兄弟从他府门前经过,就被他的黑奴救了性

命。显而易见,这个人如有神助,具有支配事物的能力。我从未见过如此朴实的作风,配以如此恢宏的气度。他那笑容特别温和,投向我时,我便忘记别人觉得他的笑容有多苦涩。唔!告诉我,瓦朗蒂娜,他也那样冲您笑过吗?他若是冲您笑笑,您就会感到幸福。”

“冲我笑!”年轻姑娘答道,“唔!我的上帝!马克西米连,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准确点说,我偶然从他面前经过时,他总是把目光移开。噢!他并不慷慨大度,算了吧!再不然,就是您判断错了,他并没有那种洞见心灵的深邃目光;因为,他若是真的慷慨大度,看到我在整个家中这样孤苦伶仃,他就该施展影响保护我;既然他像您断定的那样,完全是一轮红太阳,那他就该投来一束光温暖我的心。您说他爱您,马克西米连。唉!我的上帝,您怎么知道呢?像您这样身高五尺六寸,蓄留长长的胡须,佩带大军刀的威武军官,那些男人怎能不笑脸相对,可是,他们面对一个以泪洗面的可怜姑娘,就认为可以毫无忌惮地欺侮了。”

“哎!瓦朗蒂娜!我敢肯定,您是误会了。”

“如果他换一种态度,马克西米连,喏,如果他对我表面上圆滑一些,就像一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要在这家里赢得主导地位那样,他就该赏脸冲我笑笑,哪怕只有一次,让我见识一下您称赞的那种微笑。可是不然,他看到我这样不幸,就明白我对他毫无用处,也就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而且,他要讨好我父亲,德·维尔福夫人或者我弟弟,真难说他不会尽自己的能力,也来参与迫害我呢?喏,坦率地讲,我不是一个别人就该无端鄙视的女人,这话您对我说过。哦!请原谅,”姑娘看到这番话给马克西米连的印象,便接着说道,“我这嘴真不好,关于这个人我对您讲的这些话,甚至都没有过我的心。这么说吧,我并不否认,存在您对我讲的这种影响,甚至作用到我身上了;但是,如果说他施加了这种影响,您也看到了,想法虽好,方式却很有害,很伤人。”

“好吧,瓦朗蒂娜,”莫雷尔叹了口气,说道,“咱们不要说下去了,我什么也不告诉他就是了。”

“唉!我的朋友,”瓦朗蒂娜又说道,“看得出来,我惹您伤心了。唉!

我多渴望能握握您的手,请求您原谅!话又说回来,我还巴不得被您说服呢。告诉我,这位德·基督山伯爵,究竟为您做了什么?”

“瓦朗蒂娜,您问我伯爵为我做了什么,我承认,这倒把我难住了,我完全清楚,他公开没有为我做什么。因此,正如我对您讲的那样,我对他的好感纯粹出于直觉,没有什么道理可言。难道太阳为我做了什么吗?没有,但是它温暖我,让我在阳光下看见您,仅此而已。难道这种或那种芳香为我做了什么吗?没有,但是香味愉悦我的一个感官。如果有人问我为何赞美这种芳香,我也说不出别种理由。我对他的友情,他对我的友情,都这么奇妙。一个神秘的声音警示我,这种出乎意料的相互友谊,必有超乎偶然的因素。我甚至能在最简单的举动中,在他最隐秘的思想里,找到我的举动和思想之间的关联。您又要笑我了,瓦朗蒂娜,可是,从我认识这个人之后,我就产生这种荒诞的念头,认为他是我一切幸运的源泉。然而,我无需这个保护者,在世上不是也生活了三十年,对不对?这无所谓,喏,举一个例子,他邀请我星期六吃晚饭,我们关系密切,请吃饭很自然,对不对?嘿,后来我又了解到什么情况呢?令尊也受到邀请,您继母也要出席这个晚宴。我会同他们见面,这场会面将产生什么结果,谁又能知晓呢?这类情况,表面看来十分普通,而我却从中看到令我惊讶的东西,还从中汲取了一种奇异的信心。我心中暗道,伯爵,这个无所不能预测的奇人,有意安排我同德·维尔福先生和夫人见面。我可以向您发誓,有时候,我真想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是否猜到了我们的爱情。”

“我的好朋友,”瓦朗蒂娜说道,“照这样,如果我听您讲的全是这套话,那我就要把您当作一个有幻视的人了,真要担心您的理智是否出了毛病。怎么?这种相遇不是偶然,您还想看出别种意味吗?真的,您好好想想吧。家父从不出门,他一再想谢绝;而德·维尔福夫人则相反,她接到邀请,就迫切希望登门看看这位不同凡响的大富豪,也是费了多少唇舌,才说动我父亲同意陪同她赴会。算了,算了,请相信我,在这世上,除了您,马克西米连,我只能求助于我祖父,一个全身瘫痪的老人,只能求救于我那可怜的母亲,一个游魂!”

“我觉得您的话有道理，瓦朗蒂娜，您符合逻辑，”马克西米连说道，“您这甜美的声音，一向令我心悦诚服，然而今天，却没有说服我。”

“您也没有说服我呀？”瓦朗蒂娜说道，“我承认，假如您再也举不出别的事例……”

“还有一个，”马克西米连还有些迟疑，说道，“不过，老实说，瓦朗蒂娜，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例比头一个还要离谱。”

“那就算了。”瓦朗蒂娜微笑道。

“不过，”莫雷尔继续说道，“它对我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只因我这人特别相信灵机一动的感觉，十年军旅生涯，性命往往系于一念，也正是这种闪念指引我往前冲或者往后退，结果本可击中的子弹只是擦身而过。”

“亲爱的马克西米连，那些子弹偏离，为什么不归功于我的祈祷呢？当您在远方的时候，我祈祷上帝和我母亲就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您了。”

“不错，这是在我认识您之后，”莫雷尔笑道，“可是，在我认识您之前呢，瓦朗蒂娜？”

“算您狠，既然您一点儿也不愿领我的情，那就拉回话题，说说您自认为荒唐的第二个例子吧。”

“好吧，您从木板缝往外瞧瞧，看那边树上栓的那匹新买的马，我就是骑它来的。”

“嘿！好英俊的牲口！”瓦朗蒂娜赞道，“您为什么不把它牵到铁栅门这边呢？那我就可以对它说话，它也会明白我的意思。”

“如您所见，这匹马的确价钱不菲，”马克西米连说道，“您也了解，瓦朗蒂娜，我的财力有限，我又是别人称作的理智的人。当时，我是在一个马贩子那里见到这匹骏马，就给它起名叫美狄亚。我问了售价，回答我说四千五百法郎。您完全理解，我不能久久地欣赏，只好知难而退，应当承认，我离开时很伤心，因为，那匹马用温柔的目光注视我，用头爱抚我，在我试骑时还原地旋转，姿势那么优美，那么喜人。当天晚上，家里来了几

个朋友，有德·夏多-雷诺先生、德勃雷先生，还有五六个坏家伙，您不认识，连名字都未听说倒是幸事。有人提议打牌，我从不赌博，因为，我既没有富到随便输钱，也没有穷到渴望赢钱的地步。不过，我是在自己的家，要知道，我不能不理睬客人的提议，只好打发人把牌买来。

“大家围着牌桌刚坐下，德·基督山伯爵就来了。他也落座，大家开始打牌，结果，我赢了，这事儿我真不好意思告诉您，瓦朗蒂娜，我赢了五千法郎。到午夜牌局才散。我急不可待，当即叫了一辆马车，直驱那个马贩子的住处。我兴奋异常，也顾不得气喘吁吁，赶紧拉门铃，前来开门的人准以为我是个疯子。门刚一打开，我就冲进去，跑进马厩，注意看那排食料槽。哦！谢天谢地！美狄亚还在咀嚼草料。我扑向一套鞍具，放到马背上，又给它套上辔头。我备鞍的过程，美狄亚配合得特别好！紧接着，我掏出四千五百法郎，往愕然的马贩子手中一塞，便骑马返回，确切地说，我在香榭丽舍大街来回遛了一夜。跟您说，我看见伯爵的窗户透出光亮，还隐约发现他在窗帘里面的身影。现在，瓦朗蒂娜，我敢发誓，伯爵一定知道我渴望买这匹马，就故意让我赢钱。”

“我亲爱的马克西米连，”瓦朗蒂娜说道，“真的，您太好胡思乱想了……您爱我也不会长久……一个男子这样充满诗意，就不可能情愿耽于我们这样单调的爱情，变得缺乏情调了……哎呀，老天爷！喏，人家在叫我了……您听见了吗？”

“喂！瓦朗蒂娜，”马克西米连又说道，“您从这木板隔墙的缝中……伸出来小手指，让我吻一下。”

“马克西米连，咱们早就说好了，咱们相互只能听见声音，只能看到身影！”

“那就随您便了，瓦朗蒂娜。”

“如果我照您说的做，您会很高兴吗？”

“嗯！当然了。”

于是，瓦朗蒂娜登上一张椅子，她不是把小手指从木板缝探出去，而是从隔板墙上方伸出一只手。

马克西米连惊喜地叫了一声，也一跃身跳上石墩，抓住那只珍宝的小手，将火热的嘴唇贴上去。不料，那只小手又很快从他手中抽回去，年轻人听见瓦朗蒂娜逃逸的急促脚步声，很可能是被她刚才的感受吓跑的！